

佛母懷孕生子初探

/ 釋宗諫

前言

母親懷孕生子，原是一件平常的現象，然而經過宗教傳播，尤其孕母所懷之胎又是其教主的話，它的象徵意義就非比尋常了。《佛傳》記載很多有關悉達多太子在摩耶夫人（佛母）胎內時，不可思議的奇蹟。因此令人聯想到基督教耶穌的誕生，祂是神借聖母瑪利亞為中介，把聖子賜與世間，用來救度這世間。兩者出世的背後，都有著偉大神聖的任務，這與承著無明業力來投胎的我們，顯然是天壤之別。

「佛母」一般有三說，(一)指釋尊的生母摩耶或養母大愛道；¹(二)喻「法」為佛母：因佛以法為師，從法所生，故稱法為佛母。如「佛以法為師，佛從法生，法是佛母」²；(三)指般若波羅蜜：因法（諸法實相）即佛母，所以也可以說與法不二的「般若」是佛母。³本文的「佛母」，界定於懷釋迦菩薩的摩耶夫人。

今天有佛教傳世，端賴釋迦佛的出世。有關這位教主的誕生奇蹟，不勝枚舉，像不需經過正常父母交合，直接從兜率天中下降至佛母的身體內，受胎而生。因此釋迦佛的生母——摩耶，應居特別重要的地位，但是在佛典的記載，似乎並未受到特別的尊崇。有關佛母的記載，只零星呈現於經、律的佛傳。到底是因佛母與釋迦佛在世相處時間短暫，或因東方宗教精神輕視女性呢？為釋此疑，筆者爬梳經律有關佛傳的記載，希望能從中探出一些端倪，也藉此研究釐清宗教的終極關懷，以便助於東、西宗教交談。

一、針對佛傳的研究概觀

有關「佛傳」研究方面，佛陀因著時間久遠被當成過去佛，然實際民間信仰通常只在教理研究時會被提及。從「家家彌陀，戶戶觀音」的說法，可知普遍大眾較為期待的是能帶來今生幫助的觀音或將來往生的彌陀（或未來下生的彌

勒佛）。雖然常見關於迦釋佛傳的信仰式書籍或文章，但針對這些佛傳作學術性的研究，其實不多，中文部分唯印順法師《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中有一小節的簡要說明，及吳汝鈞《佛陀傳記之研究》。而西方對歷史性佛陀有較深入研究是在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研究的學者參考神學家研究耶穌生平的歷史，認為佛傳故事中一方面有傳說的部分，一方面也有真實的部分，所有傳說的成分都是在歷史事實的基礎上增加的。一旦從傳說的成分萃取後，有關歷史上的真實情形便會變得很清楚。⁴研究學者大致分兩種對立立場，略述如下：

(一)是神話進路學派：主要的學者有辛納、肯特、威爾遜等人，他們的研究重在梵文字源，否認佛陀在歷史上真實的存在過，認為佛傳是源自太陽神話，而佛陀最多只是古典太陽神話歷史化。

(二)是歷史進路學派：主要的學者有奧登拔、戴維斯，這派學者著重巴利文獻，認為佛陀是一歷史人物，他們努力地想要尋找未被神話的佛陀。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學者研究佛傳的有中村元、水野弘元及增谷文雄，大致上都支持奧登拔的論點，認為提供有關佛陀生平的歷史描述，巴利文獻是較可靠的。當前學術界關於佛傳的研究立場，有的是直接否定，有的是欲除去當中神話色彩，尋求真實歷史的原貌，或是只想由神話來還原當時的印度社會與文化。但這樣從歷史考證，以求呈現佛傳的本源與流變，將佛陀從神話中分解開來，還他一理性的客觀敘述，是真的能讓人們瞭解佛陀來自人間，他的人格是可以學而得的，是種正確健康理解佛陀的方式；抑或這是對宗教的扼殺，對瞭解佛傳及佛傳如何對往後無數的佛教徒所造成的影響是沒有什麼助益的。

目前國內有略為涉及佛傳相關的研究，如蔡瑞娟《釋迦八相圖之研究》，她

分析了佛傳中八個情節的圖像，運用了一些藝術與宗教學問的共同語詞與觀念，但偏重在藝術品的圖象分析。或將佛經的故事納入佛教文學的研究，如釋依淳《本生經的起源與開展》、丁敏的《佛教譬喻文學研究》、梁麗玲《雜寶藏經及其故事研究》以上學者精湛的研究，甚少討論到佛母。筆者為補足這小遺憾，擬從佛傳中爬梳匯整有關佛母的資料，以便研究其懷釋迦佛的專題。

二、釋典中有關佛母的記錄

佛傳中敘述到與佛母相關訊息者，多見於佛陀從兜率天入母胎，降生世間過程。收載此類的經典有《長阿含·大本經》、《七佛經》、《毗婆尸佛經》、《中阿含·未曾有法經》、《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佛說眾許摩訶帝經》、《修行本起經》、《太子瑞應本起》、《異出菩薩本起經》、《過去現在因果經》、《普曜經》、《方廣大莊嚴經》、《佛本行集經》、《佛所行讚》、《佛本行經》。

《中阿含·未曾有法經》經文簡要內容為：阿難向佛說有關佛陀過去之種種神祕不可思議、未曾有的境界，其中只簡述佛傳八相中的降兜率天、入母胎、降生世間三相的境界。內容敘述釋迦太子在迦葉佛時即發願要成就佛道，而生兜率天，於兜率天臨命終時，便知道下一生要生於何處。在入胎時，由母胎的右脅入胎，不為精血等諸不淨所污染；出胎時，天地震動，大妙光普照世間，又有四天子手拿天衣，護祐在佛母前；大地同時生起一個大池，使母親得以清淨。太子一出生，即毫不怖畏地步行七步，虛空中以一冷一暖灌注以浴，諸天演出微妙天樂，並撒下天香、花鬘。

《方廣大莊嚴經》將佛陀得以成正覺的因緣，上推到更為久遠。描述佛陀過去生曾於四百億那由他拘胝佛處做大布施，親近過三百五十拘胝辟支佛，也曾教化無量阿僧祇的聲聞眾，後來承此福德生兜率天，為一生補處菩薩。在兜率天時，常為無量的梵天灌頂，受大眾所供養、讚歎。當他將從兜率天降生前，向大眾說：在十二年前，有一位淨居天，下降人間為婆羅門，向大家預言——十二年後，將有一個人會以白象形入母胎中，此人具有三十二相，若在家，將為

轉輪聖王；出家，將可成佛。此經提及補處菩薩以觀時機、國土、地方、家族等四種心及應於何時、何處出生的內容，與其它經相較，多出為佛父應具有六十四功德，而母親應具有三十二種功德。若有成就如此功德，方乃堪任為菩薩父母。從父母親所須具備的功德來看，反應出印度當時社會對男性或女性最理想的條件：男性的角色較積極、向外，而女性則多描述自身的修養與內涵。菩薩觀察人間唯有釋氏輪頭檀王及其后摩耶符合上述條件，於是決定投胎。

佛陀從兜率天沒後，以六牙白象的形象入於母胎中，白象牙為金色，發紅光。以正念降神入右脅，此時母親安穩睡眠，在夢中見到白象入胎，欲界各個天子皆來供養。佛陀以神力，讓大家都可見到他在母親的右脅處結跏趺坐，母胎內無絲毫污穢不淨，且是一個縱廣三百由旬的寶殿。寶殿的周圍裝飾著三層的牛頭旃檀，其香一分即可遍及三千大千世界，寶殿以眾寶及各式花鬘裝飾，堅固永不毀壞。入胎之夜，從水中湧出的蓮花，穿過地輪到梵天，縱廣有六十八由旬。佛陀在母胎時，母親沒有任何的不適、惡境、惡夢及煩惱，而是身體柔軟、輕安、受具足戒、持十善業，並可以如同明鏡般的自觀腹中佛陀，甚至還擁有為人治病與解除憂苦的能力。迦毗羅城及其他國土所有被鬼神附著者、或有得種種病者，來見佛母，都可痊癒。

釋迦菩薩於母胎足月將出胎時，龍毗尼園有八萬四千的兵馬，持仗器護衛，六萬婁女圍繞，各有八萬四千的諸天、童女、龍女、乾闥婆女、緊那羅女、阿修羅女等，演奏各式的音樂及歌舞、讚頌，並以香水、華鬘，遍灑在佛母所經過的地方，園中的花果樹林也欣欣向榮。佛母所攀附的波叉寶樹，樹葉茂盛，花香濃郁，有許多的摩尼珠寶裝飾。過去有無量諸佛的母親，都坐在此處。此時有百千位淨居天的天子，垂髮或戴寶冠到樹下頂禮、讚歎佛母。樹幹也垂下頂禮佛母。佛母身放光明，如同空中的閃電，以右手攀附樹枝。佛陀即以正知、正念，從母親的右脅無所染著、安詳而生。帝釋天與梵天王為佛陀穿上憍奢耶衣後，捧佛陀在母胎中所居的寶殿，返

回梵天。

三、佛傳象徵意涵的研究

佛傳為敘述佛陀成佛的經過，蘊含指向為修行的義理或佛陀救度眾生的願行。當中象徵的意涵，可以從佛傳經典中佛陀所展現的神通、大自然的徵兆或夢境來得知。經典的編集者有時會將其所要象徵的蘊含以直接的方式說出，如佛陀的「降兜率相」，在《僧伽羅利所集經》中記載其「大地大動」，象徵著是「世尊覺悟眾生塵勞，無有雜穢」，因佛陀的降生，將使「眾生之類塵勞永不生」，而所放的大光明，是象徵佛陀將以「智慧光明」讓「諸幽冥之處，皆悉見明」。

佛陀的「入胎相」母親夢見白象由右脅入胎。根據《普曜經》記載：若夢見的是日入右脅，則所生之子必作轉輪王；若夢見月入右脅，所生之子為諸王中最殊勝；若夢見白象入右脅，則所生子是「三界無極尊，能利諸眾生怨親悉平等，度脫千萬眾於深煩惱海。」白象另一個象徵的是可度所有的眾生。占夢師根據梵典記錄指出：世間有兔、馬、白象三獸，兔子渡水，只能渡自己；馬雖然較健壯，但仍無法知水深；只有白象，能知水深，且能載運其他眾生渡河。因此白象入胎，象徵的是摩耶所懷的胎兒，將來能救度一切眾生。佛傳也敘述摩耶夫人懷孕時有五個無法克制的欲望（dohada），如欲飲四大海之水、欲釋放囚犯、親自布施貧者、供養聖者、宣揚佛法等，這些欲望都是清淨的、對眾生有利的，象徵著所懷胎兒已具足無窮悲心、功德，將來必為一切智者，甚至也述及佛母因懷這福慧悲智具足的釋迦佛，而具有醫王的能力，呈現種種不可思議的奇蹟。

《佛本行集經》中對佛陀降兜率相，入母胎時，大自然異動，分別細數其象徵意涵：（一）放大光明，照一切世間，象徵「為後時，成佛道已，以四諦智慧光明普照一切愚瞋眾生」；（二）大地六種十八相動及諸山王出大煙氣、四千大海湧沸濤波，象徵「如來為未來世諸惡眾生——沒在煩惱垢濁淤泥——，佛成道已，欲拔出置於涅槃岸」；（三）一切諸水，皆悉逆流，象徵「如來為未來世諸惡眾生——隨順沒溺煩惱

者——，佛成道已，說法度脫一切眾生，令其反本逆生死流」；（四）一切樹木、藥草、叢林均滋茂，象徵佛陀「為未來世諸惡眾生，未種善根令種善根，已種善根令得解脫」；（五）光照阿鼻地獄，使地獄眾生皆受短暫的快樂象徵「佛成道已，令諸眾生解脫苦惱，受於快樂」；（六）右脅的入出胎，異於一般眾生由產道，是較清淨的，象徵「將成佛得道，為眾生說清淨法」。

結論

印度文化靠口耳相傳的方式，來傳承前人知識的。傳統佛傳中所述說的故事，很難讓人會將之納入到人類的歷史真實事件。例如佛陀出生時，從右脅出，大地振動，普放光明，所有一切眾生的痛苦都獲得解除，遍虛空的天人都來護祐，各地出現瑞相，地也自動的生出大如車輪的蓮華，且佛一出生，不須扶持，即步行七步、說話，出生七日後，佛母摩耶夫人就往生等。這種種傳說雖難以想像，但卻不可忽略其背後的象徵意義。

基於上述文獻的探究，佛典沒有特別尊崇佛母的記錄。這應不是輕視女性，因為若輕視女性，佛傳無須特別指出佛母三十二種功德；甚至佛陀也無須藉母胎而出世。更非因母子相處短暫，因緣不深，就不受重視，因為經中特別指出摩耶承懷佛胎的殊勝功德而上生忉利天，佛陀為報答母恩而上天界說法；佛陀苦行瀕臨絕境以及入滅時，摩耶夫人展現母子情深的一面親臨探望。設若一定要指出理由的話，筆者會認為可能是佛教緣起性空的精神所致。摩耶夫人與釋迦佛，彼此雖有母子因緣，因緣會聚殊勝功德自然呈顯，無須刻意強調；縱然沒有特別強調，也不失佛母的殊勝功德。

「佛母懷孕生子初探」撰文靈感來自於高明道老師在去年「歐美佛學研究」課堂裡講授有關 Hubert Durt “The Pregnancy of Maya” 連續三文的啟發。Durt 的原文豐富精彩，老師也非常善巧、詳盡闡釋，筆者雖然受益良多，但礙於才學因緣，目前僅提出「初探」短文與諸位分享，希望將來能再深入些，並與基督宗教「聖母童貞生子」作比較，進一步研究東、西兩方的宗教觀，以作為

兩方宗教交談的參考。

註釋

¹ 如「我（佛）自念：『摩訶卑耶和題俱曇彌於佛有阜恩。』佛母壽終時，摩訶卑耶和題俱曇彌乳養長大佛。」「摩訶波闍波提於佛有大恩。佛母命過，長養世尊。」此上所指之「佛母」即是釋尊之生母。摩訶卑耶和題俱曇彌，即摩訶波闍波提，也就是摩耶逝世後，代彼撫養釋尊成人的大愛道。又如「是時佛告賢者阿難：『汝行明日平旦入，惟舍利國到耶陀迦羅越舍』，已到便告耶陀迦羅越：『佛母般泥洹，……，并五百比丘尼，皆是阿羅漢』，皆大神足。」此處之「佛母」則指釋尊之養母大愛道。

² 見《大方便佛報恩經》卷六 T 3.156.157b（表《大正藏》第三卷 156 經 157 頁中欄，以下依此例，僅敘略稱）。

³ 見《大智度論》卷三十四 T 25.1509.314a。
「般若波羅蜜是諸佛母。父母之中，母功最重，是故佛以般若為母，般舟三昧為父。……般若波羅蜜能遍觀諸法，分別實相，無事不達，無事不成，功德大故，名之為『母』。」

⁴ 參 J. W. de Jong（狄雍）著，霍韜晦譯，《歐美佛學研究小史》（中和：華宇，民國七十二年）第 31 頁。